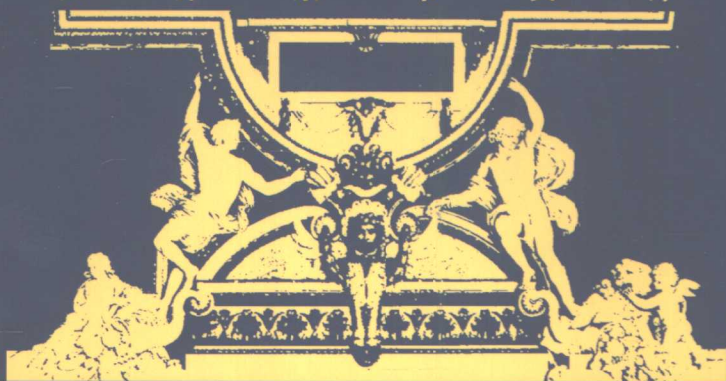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

世 界 禁 书 文 库



# 土 地

[法] 艾米尔·左拉 / 著

九 州 出 版 社

世界禁书文库

# 土 地

(上)

原 著 [法] 艾米尔·左拉  
翻 译 袁 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禁书文库/汪彦博主编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

2000.10

ISBN 7-80114-566-6

I.世... II.汪... III.小说-作品集-世界

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817 号

### 世界禁书文库 土 地

---

作 者:[法]艾米尔·左拉

译 者:袁 钊

责任编辑:刘小曼

封面设计:曹庆霞

---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:100081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:380 千

印张:18.5 印数:2 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

---

书号:ISBN 7-80114-566-6/T·101 全套定价:5800.00 元(全 58 册)

# 作者简介

艾兰尔·左拉(1800 — 1902),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。

1846 年出生在巴黎一个工程师家庭。

1864 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《给妮侬的故事》。  
1868 年写成名著《卢贡·马卡尔家族》。代表作品有《土地》、《羞耻》、《衣冠禽兽》、《泰蕾丝·拉甘》以及轰动一时的《娜娜》等名篇佳作。

## 第 一 卷

---

一天上午，约翰围了一块蓝布的播种袋在腹部，左手拉住张开的袋口，每走四步，做一个手势，很快撒出右手拿起的一把小麦。在他身体的合拍摇摆里他的大皮鞋，踏入胶粘的泥土并带走它们；从太阳投下的金黄光线下，人们总看见在前面，只有他一个人行走，样子很高大；播种机在这里工作，因为两匹马拖拉着一部三角钉耙来掩埋撒下的种子，慢慢滚动着；马身上连续有声地响着鞭子，一个马夫在催促它们前进。

在这儿，这个名叫高挪伊的地方，大概有五十公亩的一小块土地不那么重要，波特利的田庄主人胡得根先生不愿意派遣它们忙于别处。约翰由南向北行走，田庄的房屋，其他前面两公里以外，恰是田庄的房屋。到了田亩尽端，他抬起眼睛，漫不经心地看一下，休息一分钟。

这是许多低的墙垣，包斯的“门槛”上遗失着旧青石瓦的褐色斑点，贝斯的平原，则直向沙德尔展示着。在十月梢，布满阴云的广大天边下，是陈露着黄而坚实的赤裸裸泥土的四十余公里旷野，大方块耕地苜蓿和三叶莲的绿面，互相交错着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堵小山，一望无垠，互相混和，圆而清晰，低向地平线后面，简直像广大的海面。西边，只有一个小树林，形成焦黄的一带，挡住天边。中间，一条像石灰粉那么白的大路，自砂多屯至奥尔良，笔直伸展十七余公里，排列着电报柱的几何线“峡道”。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除了三四座木造的风磨，在它们的垛架上，竖立着不动的翅膀，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。若干村落好像石块“小岛”，一个钟楼，由远处的地折里浮现出来，而不让人们看见教堂隐藏在这小麦土地的徐缓波纹里。

但是，约翰转过来，他重新摆动他的身体，由北向南走去，左手拉住播种袋，右手拿种子，连续撒掷出去。现在他的面前很近之处，有哀格尔小溪谷截断平原如沟渠般，越过这里，无限大的贝斯又再开始，一直舒展到奥尔良。人们只由大白杨树的行列，猜到草场和绿荫，大白杨的顶巅变黄，超过凹隙，同边岸相平，简直和短的荆棘没有分别。罗涅小村建立在地折斜坡上，只有教堂脚下的少数屋顶显现在视线里，那上头的教堂则耸然竖立着灰色石块钟楼，那里只由老乌鸦家族居住。东边，八九公里以外，大镇克罗地亚所在的劳尔河谷彼面，则侧斜排列着贝尔舒的遥远山冈，在青灰日色下，它们显出淡紫色。那里，贝尔舒和贝斯中间，今天已变成砂多屯区的古代杜诺亚境内，就是这贝斯的边缘：土地相

对不肥沃的地方，人们称之为贫瘠贝斯。再到田亩尽端，约翰又停下来，向下面哀格尔小溪边岸投射一瞥，这小溪十分明亮而活跃，从乱草中间，沿着克罗地亚大路前进。那一星期六，有许多赶集的农民的二轮篷车在奔跑。接着，他又向后再走上去。

他时常做着同样的手势，迈开同样的步伐，向北走，又向南转回来，给包围在活的麦粒灰尘中；在马鞭的呼呼声下，后面的钉耙，以仿佛经过考虑的同样柔和动作，掩埋撒下的种子。秋季的播种延缓于连绵的雨；八月，人们还施过肥，很早准备好耕地，犁得很深，扫除了污秽的杂草，在三叶莲和荞麦轮种过三年之后，已再能好好种植小麦。所以，因下过这些大雨，不久将要冰冻的恐惧和威胁，更是对农民赶急工作的催促。气候已突然变冷，煤烟色的天气没有一点风，不动的土地“海洋”上散布着均匀而阴郁的亮光。各方面都在播种：左边，三百公尺以外，有一个撒播种子的农夫；右边，一个同样的劳动者，在更远之处；别的许许多多，则深入对面平坦田亩逐渐模糊的远景里。这是些黑色的小侧影，斑斑点点，越远越小，在十余公里以外的地方逐渐消失。但是全体都做播种的同样手势和撒掷，仿佛这是他们周围的生命在跳动；直到被淹没的远处、模糊的地平线上，已看不见分散的播种者，整个平原都似乎感到这生命的震颤。

约翰最后一次走下时，忽而瞥见一只白而赭黄的大母牛，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少女牵着它从罗涅那边走来。这乡下小姑娘和畜生循着高原边缘的溪谷小径走着。他刚播完，

转过身，再走上来时，一阵在被扼住的叫喊中间爆发的奔跑的声音。在一片苜蓿里奔跑的，是发狂的母牛，后面跟着竭力想拉住它的少女。他什么不幸发生，立刻喊道：

“那末，放开它吧！”

她却并不这样做，她喘着气，咒骂她的母牛，用愤怒和恐怖的声音。

“哥利喧，你停住吗！……啊！混账的蠢家伙！”

直到那时，她的两条小腿竭力奔跑和跳跃，她还能跟随它。可是她碰到障碍，第一次跌倒了，她再站起来，在较远之处，她又重新跌倒；从此，畜生更发狂，她被拖着奔跑。现在她已高声呼号。她的身体留下一条线痕在苜蓿里。

“他妈的！那末，放开它吧！”约翰继续喊道。“那末，放开它吧！”

由于恐怖，他机械地这样喊；因为他自己也奔跑，终于，他心里明白了：牛绳一定在她的手腕周围缠结，每一新的努力，即抽得更紧。幸而他转过一片耕地，借那么快的奔跑，赶到母牛前面，后者截然停了下来被惊呆了。他解开牛绳，让少女坐在草上。

“你没有受伤吧？”

她甚至没有昏乱。她站起来，探摸自己的身体，她撩起裙子，十分平静，直达她的大腿根，看看她的灼热膝盖，她还那么喘气，说不出话。

“您看，就是这里，我被抽得很痛……可是我还能摇动，一点也没什么……哦！我多么害怕！路上，我简直急昏了！”

她审察手腕上被抽位的印上一圈红的，就用唾沫浸湿



它，并贴嘴唇在那上头，她已减轻疼痛，恢复平静的气息；她发出大声的叹息，加上说：

“哥利喧，它并不凶狠；不过，从早晨起，我们为它着急……我预定去波特利的公牛那里。”

“到波特利去，”约翰重复说。“这来得正好，我陪你走，我真正要回去。”

他称呼她继续用“你”，她已十四岁了，还是那么娇小，她是女孩子，他仍然看得出。她抬起下颌，以严肃的态度注视这面孔丰满和端正、头上栗色发剪得很低的高大年轻人，他的二十九岁，已在她心目中使他成为一个老头子。

“哦！我认得您，您是伍长，是做农工的木匠，留在胡得根先生家里。”

听到这个农民们给与他的绰号，年轻人不免露出微笑；他也注视她，看她差不多已是成人的女子，觉得很惊异，她的小胸口已坚实地耸起，浓密的黑发，长的面孔，厚的嘴唇，她的脸色很新鲜粉红，很像将成熟的果子。她穿一条灰色的裙子和一件黑毛织的短上衣，戴一顶圆的便帽，太阳的炙晒使她的皮肤成棕褐色。

“然而你是木宣老爹的小女儿！”他喊道。“我刚才没有认出你……你的姊姊是仆多的好朋友，不是吗？上一春季，在波特利我和他一起工作呢！”

她的回答很简单：

“是的，我，我是佛兰佐史……我姊姊莉兹和我的堂哥仆多相好，此刻她已怀孕六个月……他已溜跑到舍米特田庄里去工作了，在奥善尔那边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约翰结束说。“他们一起游玩时我见过。”

他们面对面默然逗留了一会儿。他想到一天下午蓦然撞见两个爱人在一个小麦堆后面，不免微笑；她仍然继续吮湿她的受伤手腕，仿佛她嘴唇的唾沫能平息剧痛。母牛已经平静下来，在邻近的田亩里啮嚼一簇簇苜蓿。马夫和三角钉耙转过一弯，到了大路上，已经离开。只有两只乌鸦的鸣叫被听见，它们连续飞翔，在钟楼周围盘旋。这天下午祷钟声在死寂的空气里传来。

“怎么！已经中午了！”约翰喊道。“我们快走吧！”

随后瞥见哥利喧在田亩里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的母牛造成损害了。如果它被人们看见的话……等着，混账家伙，我去给你享受！”

“不！请您让它去吧，”佛兰佐史阻止他说。“这田亩是我们自己的。这混账家伙，把我拖倒在我们自己的田亩上……整个边岸，直到罗涅，都是我们这一家的。都是属于我们的，从这儿一直到那里；旁边是我的伯父副安的；再过去是我的姑母‘老大’的。”

她做手势指点各块土地，领母牛到小径上。母牛的绳子被重新拉住，她才想到感谢年轻人的帮忙。

“这不能阻止我应该向您道谢！您知道，我很感激，我以我的整个心向您道谢！”

他们开始行走，他们循着溪谷边缘的小径前进在没有深入耕地中间以前。连续敲过了午祷的最后钟声，仍然只有乌鸦在呱呱鸣叫。在拖拉绳子的母牛后面，他们彼此都不再谈

话，重新落入农民们并肩行走十数公里而不交换一句话的沉默。他们向右边的一部播种机投射一瞥，播种机的两匹马旋转在他们身边；驾御的车夫对它们喊了一声“日安”，他们回答了一声“日安”也用同样严肃的声调。下面，他们的左边，沿克罗地亚大路，继续溜跑着许多篷车，市集只到下午一点钟才开始。篷车在两轮上粗暴的摇动，绝像跳跃的昆虫，到了远处，缩得那么小，人们只能辨出女人便帽的惟一白点。

“看，我的伯父副安和我的伯母罗斯，他们到公证师家里去。”佛兰佐史说，眼睛注视一辆仅在两公里以外奔跑，如核桃壳那么大的车子。

她赋有海上水手般的目光，由观看细小事物练成的平原居民的远视力，能从侧影的移动小斑点上认出一个人或一只牲口。

“啊！是的，我听人讲起过，”约翰说道。“那末，这已决定了吗？老头子已愿意分他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吗？”

“已决定了。今天，他们大家都到贝伊雅舒先生家里去相见。”

她仍注视着两轮篷车跑去。

“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才不管那一套，这不会使我们变得更肥或更瘦……不过，这有仆多在这里面。我的姊姊以为他若分得他的一份田产时，或许他会娶她。”

约翰笑起来。

“这混账的仆多，我们是朋友……啊！向少女们撒谎，

这不会耗费他什么！他仍然需要少女们，她们如果不愿意乖乖地委身给他的话，他将用拳打脚踢去占有她们！”

“啊！是的，这的确是一只猪猡！”佛兰佐史宣称，摆出一副确信的样子。“他不应该用这样猪猡样的齷齪勾当来对待一个堂妹，让她大大的肚皮，笔直站在那里！”

但是，她突然愤怒起来：

“哥利喧！等着，我去使你‘跳舞’！……看，它又开始了，这畜生！当它被抓住，侵入它的肚皮时，它简直要发狂！”

她粗暴地拉动一下，把母牛领回。小径已在这地方离开了高原边岸。两轮篷车消失了，他们两个继续行走在平原上，只有无穷尽的耕地展示在面前和左右。在耕地和休耕田的绿草中间，小径平坦地伸展出去，一簇荆棘也没有，一直通到好像可以用手去触摸，其实还后退灰色天边下的田庄。他们重新变得沉默，再不开口，仿佛如此闲郁和肥沃的贝斯反映出来的严肃侵占了他们。

他们到达时，波特利田庄的方形大院子里，三面被牛栏、马厩、羊栏和仓房等建筑物关闭着没有半点人影。但是在厨房的门槛上，忽然有一个矮个子，轻佻漂亮的女人出现。

“那末，什么，约翰，你今天中午不吃饭吗？”

“我就去，捷卡琳太太。”

自从高业女儿——她的父亲高业是罗涅的修路工人——十二岁就在田庄里洗涤碗碟，她被大家叫做小高业姑娘，升到主要女仆的地位后，她就很专制，要别人以太太身份看待

她。

“啊！是你，佛兰佐史，”她又说。“你是为公牛来的……那末，好！你等着。牧牛夫跟胡得根先生去克罗地亚了。不过马上他就会回来，不久一定会到这里。”

约翰决定进入厨房时，她拦腰抱住他，带着玩笑的态度挑惹他。她已不满足于主人的爱情，她以贪馋的恋爱者样子向他表示相好，并不担心别人会看见自己。

佛兰佐史单独留下，在占去院子三分之一的肥料坑前的一条石凳上坐下，忍耐地等候着。她毫无所思，只注视一群母鸡伸嘴啄食，并把它们的双脚在这宽阔的底层上温暖。空气的寒冷使这肥料层微微冒出淡蓝的热气。过了半点钟，待约翰吃好一块涂满黄油的面包片，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，她一动也没动过。他在她身边坐下，看母牛激动、接连摇尾巴和鸣叫，终于说道：

“真讨厌，牧牛夫还不回来。”

少女耸一耸肩膀，一点也不着急。又一次沉默后，她问道：

“那么，伍长，人们称呼您的就是这简短的约翰吗？”

“不，约翰·马格尔。”

“您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普洛望斯的，一个那边城市普拉桑的。”

她抬起眼睛，审察他，不免有点惊奇，对他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。

“十八个月以前，在索弗里诺打过仗以后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我从意大利请假回来，我被一个伙伴领到这里……后来，

看，我对从前的木匠职已不大行，许多故事就要我留在田庄里。”

“啊！”她只简单地这样说，她的墨黑大眼睛并不离开他。

然而这时，哥利喧拖长它要满足情欲的失望鸣叫；关着门的牛栏里传来一阵粗嘎的气息。

“喏！”约翰喊道，“凯撒已经听到了，它这家伙！……听，它在那里面谈话……哦！它认识它的事情，人们若牵一头母牛到院子里，它总感觉到，总知道人们要它做什么……”

他中断了他的话，可是立即加上说：

“那末，听我说，牧牛夫一定和胡得根先生一起留下……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给你去领来公牛。我们两个，我们将会干好这个。”

“是的，这是一个主意。”佛兰佐史说。她马上站起来。

打开牛栏门时，他还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的畜生呢，应该吊住它吗？”

“吊住它，不！不！不必费心！……它是早已准备好的，甚至它不会动一动。”

门打开，可以瞥见田庄的三十只母牛在中央过道两边的两个行列，有些躺在蒿草上，另有些咬啐它们食槽里的甜秣。一只散满的白斑的黑荷兰种公牛角，从它所在的角落里伸出它的头，等着它的工作。

一把凯撒解下它就慢慢出来。但是，它立即停住，仿佛空气和强烈日色惊吓了它，它一动不动，留了一分钟，站得

腿脚笔挺，尾巴作神经质的摆动，头颈胀大，嘴鼻伸出并嗅探。哥利喧并不动，只把固定的大眼睛向它转动，鸣叫的声音因而降低。它于是走上前来，靠到哥利喧身边。它的头，借短而粗暴的压力，在母牛的臀部上放下；它的舌头垂下，它拨开母牛的尾巴，它一直吮舐到腿根；哥利喧让它这样做，仍然一动也不动，只有一阵震颤使它的皮肤皱缩。约翰和佛兰佐史摇摆着两手，严肃地等候着。

凯撒准备好以后，突然一跃，带着震撼土地的有力重量，跨到哥利喧身上。哥利喧并不弯下，凯撒抓紧它的腰部，用自己的两腿。但是，一只大身材的歌当丁种母牛这较不壮大的公牛竟显得那么高、那么宽，它终于不能达到所要找的目的。它感到这个，想再爬上去却徒然。

“它太小。”佛兰佐史说。

“是的，的确太小一点。”约翰说，“这没有什么关系，它仍然能进去。”

她摇头。凯撒在继续摸索，但已没有力量，于是她就决定了怎么办。

“不，应该帮助它……如果它不好好进去，将使这损失掉，哥利喧将不会受孕。”

她摆出镇定的和小心的态度，仿佛要做一件认真的工作，立刻向前走去。她要去尽的任务使她眼睛的黑色变浓，使她的不动面孔上的红嘴唇一半张开。她必须做大的手势举起她的胳膊，她用整只手握住公牛的阳物，她使这阳物重新挺直。公牛觉得自己已接近边岸，把它的力量集中，借腰部撞动一下，它的阳物就一直伸到底。随后，它再拔出来。这

已做过，这是小锄埋下种子的一击。非常健壮的母牛，带着已受播种土地的无感觉的肥沃性，任何动作已没有，接受这雄性的生育注射。甚至在摇动中它也没有发生颤栗。公牛已再下来，脚下的土地重新被震摇。

佛兰佐史把手抽回，站着，胳膊举向空中。她终于放下胳膊说：

“好，这已成功了。”

“而且一下就到底！”约翰摆出确信的态度回答。一个熟练工人对很快做好工作的满意混在这态度里。

他并没想到拿她开玩笑，没有像田庄的男子们平常对这样领来母牛的少女们所表现的，说一句猥亵话语来显示快活。这女孩子仿佛觉得这是如此简单而必要，就规规矩矩的立场说，实在没有什么可笑的。因为自然就是这样。

但是一会儿以后，厨房门口又站出了捷卡琳，她喉咙中发出所常有的鸬鹚叫般的声音，快活地喊到：

“哎，到处用手！那末，母牛的爱人，它那尽端没有眼睛吗？！”

约翰爆发大笑，佛兰佐史突然变得脸色绯红。她很难为情，她为了遮掩局促，趁凯撒自动回到牛栏去，哥利喧从肥料坑里啃食茁长着的一簇荞麦的机会，她搜索她的衣袋，终于取出她的手帕，把紧紧包裹的四个铜子交尾费打开。

“喏，应该付给您的钱！”她说。“好，祝您晚安！”

她和她的母牛动身走开，约翰又去拿回播种袋跟随她，临行时向捷卡琳说，按胡得根先生发下的当天工作命令，他到波多田亩上去。



“好！”她回答。“锄耙机也应该去那里。”

随后，看年轻人赶上乡下小姑娘，他们两个先后在小径上离远时，她还用轻薄女人的声音热烈地对他们喊：

“没有危险嗯？你们如果一块迷了路的话，小家伙一定是认识的！”

他们背后的田庄院子里又空无一人。这次，不论他或她都没有发笑。他们慢慢行走，惟一的声响来自他们的鞋子碰到石头。他只看见她的孩子般的后颈，圆帽下髻缩着几绺小黑发。走过五十步以后，佛兰佐史终于说道：

“她讥笑别人和男子相好的种种话，的确是错误的，我很可以回答她……”

然后，好转向年轻人，顽皮地注视他：

“这是实在的，不是吗？她自己和胡得根先生相好，仿佛她已做了他的老婆……您，或许您很知道一些事吧？”

他感到羞惭和不安，露出傻瓜般的面容。

“哪里能知道！她做她所喜欢的，这事只关系到她自己。”

佛兰佐史转过来，开始行走。

“这，这是实在的……我开玩笑，因为您几乎可以做我的父亲，问起这个，不会有什么害处……但是，您看，自从仆多给我的姊姊干了猪猡的勾当以后，我曾正式发誓：我宁肯截断四肢，也不愿意有一个爱人。”

约翰摇头，他们不再谈话。小径尽头，距罗涅一半路程的地方，是波多小田亩。走到时，男的停下来。三角钉耙等着他，一袋种子被卸在一条犁畦上。他一面盛满他的播种袋